MAY - 1942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中國佛教學院
佛學月刊社編

佛學月刊

林迎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佛學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目錄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倓虛老法師開示錄……智海記錄

慈舟老法師開示錄……通方記錄

修行講話——當時……周叔迦講，能闡記錄

天台傳佛心印記序講錄（五）……倓虛老法師講，保賢記錄

雜阿含經教義大綱（上）……[illegible]

天台宗略記（六）……仁道

文藝圈

唐代的民間佛教文學（一）……坊若

華嚴經[illegible]化小詞讚錄……田西泉輯

孕蓮精舍詩稿……蓋紀居士

淨土吟……逸[illegible]

與靜遠大師談禪有作……[illegible]覺

山居偶成……有牧

[illegible]之大乘思想……劉[illegible]

海因餘瀋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般若為治[illegible]之本……[illegible]

[illegible]與外道……遂化

如是我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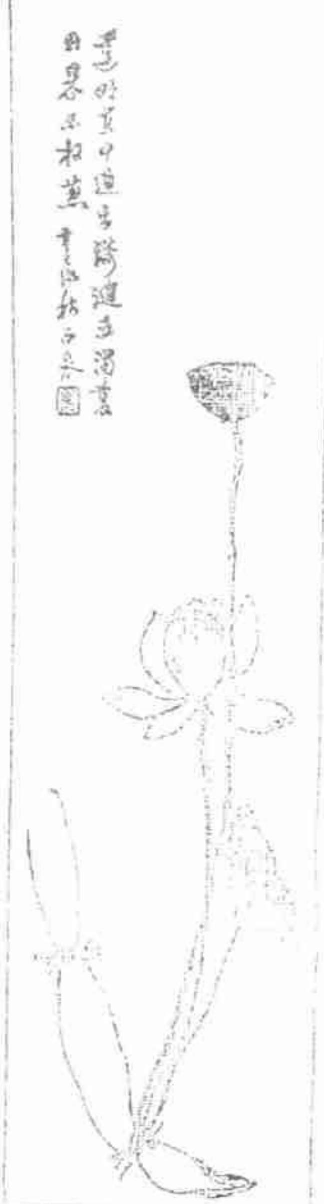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佛教[illegible]到[illegible]佛教……廣覺

我們應該怎樣學佛……遂化

念珠……[illegible]傑

全佛教徒[illegible]　全國教界消息



倓虛老法師開示錄

學人 智　淮記錄

辛巳十月初九日在北京廣濟寺宏慈佛學院講

倓虛這次到北京來，承蒙諸山長老，以及各位法師，優待歡迎。在本人心中，甚爲感激，甚爲慚愧。所慚愧者，是自己無道無德。所感激者，是諸公的隆情盛意。今天又蒙貴院招待，並囑演講。既是義不容辭，故與諸位略有所說，但倓虛並非飽參飽學，不過於事於理，稍有所見。謹與諸位談談經驗而已。諸位無論有何等學問，何等聰明，但以年歲既小，對於諸般事業，尚未親身閱歷，自然於利害不明。今日將倓虛之經驗拈出，望諸位諦加辨察，則將來爲人，或有所遵循矣。

倓虛謹以爲人之二大端來說。第一是學，第二是品。學者三學而已。何謂三學，戒定慧是也。此雖是名辭，然實即是本具心理。說此名辭，爲令吾儕實行，以明本具心理。若不能身體力行，則解之何爲。故古人有言，解一丈不如行一尺。因一尺是心得，而一丈是外物也。我佛如來，乘大悲願，示現於世，說法四十九年。皆因衆生根機不等，是故法門亦有無量差別。法門雖多，無非令一切衆生，依教奉行，將來達到究極之善果而已。談到佛學院之設立，自創始以來，凡我僧伽，均沾其惠。其既入佛學院受教育者，固蒙恩矣。即未入院者，亦有餘輝。因佛法由此，漸生起色也。自唐宋以降，至於近代佛法漸漸廢弛。推其總因無非僧伽失學亡行而已。非祖遺緒，不同往昔。在今日社會言之。若無眞實品學，決不能自立。故諸山長老，如貴院逝世之現明院長等。持千辛萬苦，竭力施作。令後學有所知識，學以實行，行勿乖學，則可習品學兼優者矣。然是二者，以行爲要。若但解不行，雖有誦通三藏十二部之能，不唯於佛法無利益。且將受不可說之影響。以其所行破齋犯戒汚染等行，必被世人所憎惡。世人於佛法，既未精深研究，則將以此有解無行之人爲佛教代表。將評之曰，某人學有年，對於經典，無不通達，而猶作此汚染之事，可見佛教定非正道也。如是則能除礙一切人之善根，其影響之大，不難想見。反之，縱令思想簡單，學界少智之人。苟能學而即行，如念佛持戒等。堅持不捨。以此普度大衆，雖一句佛名，五條淨戒，人必以爲典型。將許之曰，此師識字不多，而梵行竟能超越常人。可見佛法實是正道，爲吾儕所應仰慕者也。如是則能激發一切人之善根，其影響之大，亦不難想見。昔倓虛曾見某師一字不識，以眞能起行故，到處有人供養，有人皈依。而聰慧無品之人，東西奔走，竟至無有衣食，可見其輕重矣。倓虛年四十三歲始出家受戒。即至浙江參學。其中困難，不一而足。水土不服。言語不通。每日有一定課程，而好惡不同。同學住於一室，而意見各殊。倘若不善用心，隨時即成煩惱。必趁此期中，借境練心。此所謂煩惱即菩提之意也。以同學共居，不免有所觸惱。或教職員一時誤加訶斥。若煩惱一生。即障礙求學之前程。如安住不動，則煩惱即成爲菩提矣。例如研究眞如佛性，自性清淨心。各人用分別

心，起執著見。共集一堂，將起諍門。此豈眞如自性清淨心哉。故不必避煩惱，亦不可找煩惱。煩惱來時，須認識他。此認識即菩提也。然此猶言其粗煩惱。如靜坐攝心，則可知心行，恆常不住，無暫停時。此其細煩惱也。故天台大師爲對治煩惱，有止觀之作。止觀即禪定也。梵云禪那，此云靜慮，即觀也。定一切妄令不生起，即止也。如是處處止觀相應，時時禪定現前。不生煩惱，則即所謂生死即涅槃也。故知下地凡夫用功，不必在深處尋求。即在此淺處下手。定能達到極果也。是知梵語三昧者、此云正定正受。既正定於此，不受諸受。即可云三昧現前矣。譬如念佛，三業皆緣佛境。不生紛妄之動。即念佛三昧現前也。所以大家熏修：此際用功。惰念既不敢發生，而六根均有治御。即六根清淨位之因也。諸位之得出家，當作難遭之想。以既離塵羅，而復可以共同熏修也。後應屢見寶貴有識之流，雖時欲出家，而以境界滯礙，終難如願。諸位當生慶慰之心，勿以修學法事爲煩。以不尊重自己之僧格，則必求於六塵也。然在此熏息煩惱之期中，對於儕我之人，須抱定一忍字。若捨此初步功夫，將不能成行。忍者利刃刺心，而不反抗。譬如出家一事。捨父母妻子財寶等，不忍則焉能成辦。又如可樂塵境現前，不忍則又焉能捨之。然佛法中所講之忍有三。所謂生忍，法忍，無生法忍。第一生忍者，即以凡夫心，於因緣所生法，忍之不爲所動。故曰生忍。不忍則畢無所成。如爲大官者，有將就下官之忍。作舖長者，有交際聯絡之忍。出家人之持戒，無忍焉能成就。故當以忍力對治三業，使身口意恆常清淨。身者不殺盜淫。口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者無貪瞋痴。俾見聞嗅嘗覺知之六根，雜染除滅則可得六根清淨位之果矣。第二法忍者，即以菩薩心弘法利生，而忘形骸之忍也。此如現叫院長，在生之時，以弘法利生故，遇多種逆境，受無量諸苦，而皆忍受。不被逆境所屈。不因受苦而退。此即爲佛法而行忍也。然則生忍者即治煩惱而自利也。法忍者即度衆生而利他也。將此二忍並行不盡，及至純熟，功夫念念現前。即第三無生法忍也。以忍無忍相故，去生法二相，故云無也。金剛經云，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由是可知一大藏教，不出此一忍字。忍成則佛果不遠矣。

後應以染人說染法。諸位皆未來佛教主人翁。若不腳踏實地用功。又焉能阿鞞跋致。故當以忍爲方便。光陰易逝。幸勿空負年齡以及天資。必身體力行。則院長，法師，稍遜之恩易報矣。其各勉旃。

慈舟老法師開示錄

弟子　通　方記錄

念佛習觀。隨用何功，皆要常時觀心。以心之轉變至大。忽焉變邪，忽焉變正。其變幻多端，無異妖怪。彼不善觀心者，心隨邪念轉。行乖違非業。而不覺察。猶如認賊爲子，宜其自劫家寶。所謂家賊難防也。眞妄難辨，邪正不分。茲舉一喩，庶幾近之。我今業識翻起在俗時所看的戲。曾見有五鼠鬧東京。事在宋時。此五老鼠精。變爲

皇帝大臣，彼亦上兩，與眞皇帝大臣無二○見者莫知其爲鼠精所變也○五鼠精，喻五陰魔○當正念隱，邪念起時○心生種種執着○即陰魔也○執有色身，是爲色陰○心中領苦樂，是爲受陰○心打妄想，是爲想陰○念念遷流，是爲行陰○識得此，又識得彼，是爲識陰○正念能作佛事，如皇帝大臣○五陰現前，如老鼠精變之僞君臣○眞僞莫辨○祇以不識故○語曰：識得不爲寃○蓋謂不識，故爲所害○邪念乃敗家之子，能傾家毀產○正念如興家之子，克紹箕裘，光耀門庭○其相差懸遠矣○若識得假，即識得眞○認得眞，即認得假○彼是妖怪，即當以照妖鏡照之○俾老鼠不能竄擋，則假不能亂眞○你我學佛法人○當以三藏十二部經典，爲五陰之照妖鏡○半月半月布薩，戒本亦即照妖鏡○四分戒云：如人自照鏡，好醜生欣戚○自心妖怪，迷惑自己○故而犯戒○是妖怪作主○以此類推，不犯戒者，當然是主人翁，能以作主○此約戒律言之○設心散亂，即以定學爲照妖鏡○照破散亂妖怪○愚痴者無智，于事不明○理路不清○或起昏沉○皆無明也○即以慧學爲痴之照妖鏡，照破愚痴妖怪○如是犯戒妖怪○散亂妖怪，愚痴妖怪取鏡照之，悉皆洞破○不爲所迷矣○迷者如鏡受潮濕，復落灰塵，失光明相○是故明眼人知鏡固有光明，即以方便而磨擦之，使其還復本來面目○學教之人，亦猶是也○學至徹底，了解透徹○取經一閱，即知邪正，不爲所瞞○是以清明眼觀光明鏡○然多有不善照者，以鏡之反面向己○故祗能照人，而不能照己○以三藏經教觀察他人，而指責之○如越俎代庖，非所宜也○爲教授者，不得不然○是

故修行不得方法，盡未來際難期有成○故宜當學○於所受戒學而持之○設受沙彌戒而不學，則犯而不知○乃至受比丘戒受菩薩戒而不學，皆犯而不知○如灰塵滿鏡，而自以世智辯聰爲有光明○心中妄想紛飛，猶自命爲老修行，可乎？你我學教之人，分別佛法，所起分別，是好分別○離開佛法，即是妄想○然而想成佛，亦是妄想○想生西方，亦是妄想○難是妄想，惟恐想之不切○想之眞切，即是定慧○登不想可比耶？當參學者，要能還心下氣，聽受敎誠○倘受妄了聲策與檢點，則過身技葉，誰爲修砍？任剛強性，一受檢點，便思溜單○走過天下，亦參學不成情枝枝業業，層層踪碍○有人爲我修砍，不背須受○即是望願不成材料○晚學本非法匠，見有壞習，即不能忍○希吊人人皆成良木○又者學不究覺，教理未明，切不可當半聽子法師○信口亂道，請人眼目○百丈山師，錯答一字，講五百世狐身○妄充法師，其因果誰爲承當○事不知者少須，不可胆大魂祖，講錯了這以爲不要緊○學佛法人，胆規小，心須大，知因果故胆小○爲成佛故發心大○數下敎末，當參學者發要有參學威儀○爲大座法師已講之經，有其了解處，態同菩薩心，當衆請於大座法師○以講敬故，平他未了解的規學，亦得同聞同解，登非利己利人菩薩行○？諸方講經大矩，每日應有三座，即大座，偏座，小座○主講法師講大座之後，由主講命程度高出衆人者講偏座出偏座之後，大座上座去抽鐵，抽出一入，即下座○若抽代誰，即該誰講小座○講不出應至能講同學前禮拜，請彼陸講○即將彼經請至坐上，自己跪下聽講○現今當參學者規重，不能座心，不會講也亂講一陣○以訛傳訛，全失古人○此亦大座法師惝悄之吞○故今日爲諸位說說，當參學，，要眞參實學○不可自敢斯人○於請教時，無論法師前，或同學前，俱應總拜○披不受禮，可以問訊合字○學佛法者，應奮法敬入○參學之事頤廣，大家須留心善學○

修行講話

惜時

周叔迦講　能閑記錄

中國有句口頭話：「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話頭，在一般人們的耳朵裏，早就俗煩不介意了。如同我們在年靑的時候，五根都未傷壞，眼也不花，耳也不聾。在這時候，我們都知是幸福。倘一時五根傷損了，立刻覺得痛苦。因素常不加保重，已傷之後，追悔何及？

人生不過六七十年，四十歲以後，便逐漸衰老了。所以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礎，只在三十歲以裏，可以完成。譬如五穀，過了應種的時候，就不容易收獲了。假設急忙的培植牠，還能少收穫一點。不然，就算完了，一點兒也收穫不着了。所以就世間來說，凡夫有分段生死的逼迫，必須要惜時的。若是就出世間來說，證到眞如以後的人，那就無所謂老不老了，死不死了。已覺證得諸法平等，那還有光陰的去來分別呢。我們現在都沒證得眞如的人，就得仍舊珍惜這片段的時光，向前邁進。以完成一切事業爲目的

然而修行也得有相當的時光，相當的年齡。不然道業也不能成就。修道具有四個條件，可以完成：1.年少力強，2.衣食具足，3.得遇三寶，4.念無常觀。這四樣缺那一條也不可。

但是這四種利，還容易生出四種敝來。年壯易生驕慢；衣食具足，易生慳貪嗜適；得遇三寶，不知是幸，易生懈怠；念無常觀，易生悲感，更趣染汚。

一般人稱讚少年人說「少年老成。」這句話的原因，是因爲少年人的「氣盛，」驕慢自恃。在少年不驕慢自恃，這就是老成。驕慢是看不起人，易生嫉妬。這也是氣盛的關係。自恃就是依仗的意思，或者依仗於上，或者依仗於下。自己有主宰，有自立的氣質，這便是依仗於上。沒有主宰，沒有自立的氣質，這便是依仗於下。不驕慢的人，氣質又易頹廢，以爲自己無力無能，這就出乎少年的習性，什麼事情不能成功。由此看來，少年人要處乎中道，不可過盛，不可過謙，方是圓滿妥當。

古人有兩句話：「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策勵人們要有自立的氣質，不可依靠別人。但是在本身上，應有如此的懷抱剛骨，對於他人要有互相援助勸誡的舉動。

知道依人是不可靠的，就得惜時，自己努力邁進。自有一番的成就。萬不可自暴自棄。當知事業成功，只在這三十年內。不可輕易放棄自己的目的。讓短促珍貴的光陰，流露過去。

天台傳佛心印記序講錄（五）

發虛老法師講　弟子保賢筆錄

「境由開解而發，亦即爲」者，吾人現前之環境，雖曰隨人而異，但總其大端，不外生佛乃至離即之八對。對象可以該盡。生者九界衆生，包括三惡六凡。佛者三世諸佛，爲究覺之聖。善者順境，惡者逆境，修者從性起修，性者全修在性，離者萬象雁然，互不融攝，即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諸環境，廣之則無量無邊，罄竹難書。約之即此八對一攝而盡。再約之則當體又無非眞俗中三諦。三諦之境，無始常然，由來已舊，不待三觀而始新生。但衆生積迷，一向不了，約此則未開解時名曰未發，開解而後名曰已發。故曰境由開解而發。解者仍指空假中三觀，以此三觀，對此生佛等境，隨遇何境，無非即空即假即中。如此則生佛善惡順逆悉歸平等，而十法界本來同體之理遂顯。始知九法界之惡，不在佛界之外，佛界之善亦未離九界獨立。是曰性具。但修善則享樂無盡，修惡則隨苦窮劫，苦樂懸分，各不相代，是曰事造。今此所明，不在事造而在性具。性具則生佛同體，而一切衆生非吾性外別有之物，悲心度世之念，自能際窮不捨。然後能度所度，無非即三諦而成三觀。即三即一，即一即三，故曰「苟不原乎性具，則即義何由可明。」昔南山道宣律師，持戒精進，感見沙門天王太子每日送供。時有精通密法之西竺梵僧，詣師赴齋，傾談過午而供不至。抵夜留宿，僧則仰臥大鼾，軒聲如雷。宣師趺坐，例不倒單，此際被擾，心爲不寧。忽而蚊子螫動肌膚，癢不可奈，師遂探手得之，裹以袈裟，擲諸榻下。遲旦而僧辭行，師乃笑以「夜來新聲相擾」示之。僧曰：「師擲榻下之蟲，折斷一腿，號叫終宵，擾吾更甚也」，遂辭去。及午，太子送供至，師叩以「昨午不來之故。」太子答曰：「昨午弟子已來矣，但見師室週圍大光四射，弟子近前則眼不能開，因知必有大乘菩薩在坐，是以退去。」然則蟲之爲物，體量雖微，若衡以性具之理，彼固與吾同體，何得擲諸榻下，任其傷折號叫？以宣師解行之崇高，猶不免此失，吾輩復何可言。是知性具之理，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若非常作如是觀，以期熏習純熟，行乎自然，則永無相應之日矣。

「是故作傳佛心印者，廣引佛祖誠言，以明性具宗旨。庶令從事斯道者，了衆生修惡之地，本全性以起修，雖居顛倒惑之鄉，亦全修而在性。」

此明記主引經據論，用以證明性具之理，以見其立說有本，並非獨出心裁。性具之理，上來已略說明，今再約而言之。性者，諸法本性，新名辭亦曰原質原素，在佛法直目之曰法性。此之法性，並非在一切法外別有，乃在一切法當體上論。法法皆是法性。本來諸法法性，當體即眞，時時現在面前。吾人但能以無分別心對之，則全體俱在，無一遺漏。若一用分別心推求，則掛一漏萬，去法性愈遠。無如世人將分別心用成習慣，對此無分別心，反生疑謗，不肯承認。以致一切所學均成世法。而對此諸法法性，竟無從探索。試看此世間之「世」一字之構造，橫三畫，豎三畫，即是用表世人分別心之橫豎分別。橫表空間，豎表

時間，惟以分別故，猶繫不能超出世間，而爲世間所囿。二乘人能以無分心觀空證理，故能超出世間。大乘能知諸法法性當體即寂，本無分別，而亦不着住無分別，故能即分別而無分別，即世間而出世間。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語云「蓮出汙泥，不爲泥染。」即是此義。是故分別心是世間法，無分別心是出世間法，分別心離分別相是世出世間法。」

「無今從事斯道者至亦全修而在性」無者廣也，從事斯道者，即後世修行之人。衆生者，九法界衆生，九法界雖聖凡有殊，但約義不同，均名衆生。是故菩薩名大道心衆生，緣覺名孤調衆生，聲聞名希果衆生，諸天名樂趣衆生，世人名苦樂衆生，阿修羅名瞋鬥衆生，畜生名愚癡衆生，餓鬼名慳貪衆生，地獄名苦苦衆生，乃至佛亦名無上衆生。了者了知，地者地位，修者造作。修惡者，修其性具之惡。九界衆生，以菩薩爲最高，菩薩尚有未盡無明之惡，餘界之惡可知。本來性具善惡，而此特標修惡者，以必有性具善惡，始有修造善惡。世人只知善須由修而來，不知惡亦須由修而來，世人只知以修善之心修善，不知以修惡之心修善。以修善之心修善，其力平庸。以修惡之心修善，其力尤猛。教門約修善，每言因該果徹，性修不二。不知約修惡，同屬因該果徹性修不二。是故台教，特約修惡，揭明性修不二之旨，以示學者，俾知修善修惡，同一修也，而苦樂升沉聖凡染淨之分途，只在轉念一修之間。是故下文云：「本全性以起修，雖矜盲倒惑之鄙，亦全修而在性。」矜盲倒惑，約八難三塗，舉此四者，該修惡之種類盡。此中性修之旨，不復重釋，學者可以類知。

「是則生佛因果，悉由迷悟，迷悟無因，本乎心性，迷之則道修曠劫，滯礙於迷門，悟之則轉販還法，亦不超於上乘。」

此承上文，言修惡修善，總不外迷悟二界。迷者則落於修惡，隨其迷之淺深，而爲九界衆生。悟者則轉爲修善，層層勝進，而作無上之佛。文中言生佛因果者，生指九界衆生，佛指無上佛果。迷爲九界之因，則結衆生之果；悟爲佛界之因，而結佛界之果。迷悟無因者，言若迷若悟，二者俱無因由，推厥根原，悉約心性而分。心者約能緣之智，性者約所緣之境。剋實言之，一切法無非總一心性。換言之亦即一切法當體是個自己。其迷者無非對此不了。并非別有所迷。其悟者，復不過對此洞明，不向一切法外另求心性，仍非此外別有所悟。此意上文已略言之。然迷此心性者，則不解萬法唯心，及一切法當體是個自己，而人我是非憎愛取捨之見便起，遂於無分別中妄起分別。人之淵見地水火風色聲諸法各不相融，是故涉水則溺死，入火則燒死，乃至處處均成互礙。遂發不能超越生死，是爲衆生迷之之因果。反之悟此心性者，則知萬法一體，本不分家。人我之見無從而起，則恩怨愛憎等苦自無由而生，諸法互礙之念不起，則水不能溺，火不能燒，而風地等均不能礙。是爲佛界悟之之因果。

「迷之則道修曠劫而不高超於上乘」者，此言迷悟之利害，而勸迷者之早悟。若人迷此心性，不解萬法唯心，而或竊事修行者，是爲背道而馳，縱歷此數，若非及早至悟

，則前途茫茫：永無終點。故同道修眼當。劫者時間已長之稱，曠劫者，經劫復不可斂，故曰曠劫。猶曝腮為龍門者，古來相傳，魚跳龍門，可以化龍昇天；但跳力一有不支，則落地曝死。凡魚出水，多扁臥地上：任日曝腮，無法後護，死而後已，序生惜此喻盲修瞎煉之輩，曠劫不能活其法身，是雖生猶死也。一悟之則神販落沽：亦高超於上乘」者，此言悟者之利，而示心性之平等。科販屠沽，世之貧賤無過於此。上乘者，無上佛乘。以世間毀貧賤傲末之流，一旦悟此心性：尤能得此無上之利：其富貴高上者，更易獲龕可知。是知心性平等：原無高下，但以迷悟形，高下。語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豈不然哉。

附啟，後老因公赴京，此間講席易人，詞義格調爲之一變，記錄無從下筆，茲錄只得暫止於此。異日老人還山，倘能續講，當再補錄。

保賢附言

中國佛教學院年刊　北京西安門大街佛學書局代售：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冊二元

該書爲北京中國佛教學院周年紀念刊，全書三百餘頁，像片，題詞十餘幀，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論文有三論宗之源流與立教，法華大意，大乘法苑義林章補略，中國佛教美術小記，窺基大師著述引經目考略。均係專家著述，彌足珍貴，研究佛學者，不可不讀。

三法度論會譯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冊一元

西藏語讀本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冊五角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詳註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冊二元五角

釋迦氏譜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毛太紙 一冊七角　平粉連 一冊一元

律學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二冊三元七角五分

菩薩瓔珞本業經疏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冊二元七角

雜阿含經教義大綱（上）

楊真

一、總論

云何苦如實知？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欲不得苦，如是略說五受陰苦。……云何苦集如實知？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染著。……云何苦滅如實知？若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染著無餘斷，乃至息沒。……云何苦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

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能取現見事故。）智（能取不現見事故。）明（悟入盡所有事故。）覺（悟入如所有事故。）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苦聖諦智當復知。……苦集聖諦已知當斷；……苦滅聖諦已知當作證……苦滅道跡聖諦已知當修，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苦聖諦已知知已出……苦集聖諦已知已斷出……苦滅聖諦已知已作證出……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出，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此四聖諦漸次無間，非頓無間。

若作是見：世間常、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此是倒見……憂悲惱苦生。……如來見謂見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作如是知如是見已，於一切見，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著

使斷滅，寂靜淸涼，眞實如是。

二、集聖諦

若先來有我，則是常見，於今斷滅則是斷見。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云何緣起法法說？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云何義說？謂緣無明（而起）行者，彼云何無明？若不知前際……後際……前後際……內……外……內外……業……報……業報……佛……法……僧……苦……集……滅……道……因……因所起法……善、不善、有罪、無罪、習、不習、若劣若勝染汙淸淨分別緣起皆不悉知，於六觸入處不如實覺知，於彼彼不知不見，無無間等，癡闇，無明，大冥。……云何爲行？（謂）身行、口行、意行。緣行（而起）識者，云何爲識？謂……眼……耳……鼻……舌……身……意識身。緣識（而起）名色者，云何名？謂……受陰，想陰，行陰，識陰。云何色？謂四大（地、水、火、風、）四大所造色。……緣名色（而起）六入處者，云何爲六入處？謂（眼乃至）意入處。緣六入處（而起）觸者，云何爲觸？謂（眼乃至）意觸身。緣觸（而起）受者，云何爲受？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巴利文本作眼乃至意觸所生六受。）緣受（而起）愛者，彼云何爲愛？謂……欲愛、色愛、無色愛（巴利文本作眼乃至意六愛身。）緣愛（而起）取者，云何爲取？（謂）欲取、見取、戒取、我取。緣取（而起）有者，云何爲有？（謂）欲有、色有、無色有。緣有（而起）生者，云何爲生？若彼彼衆生彼彼身，種類生，超越和合，出生，得陰，得界，得入處，得命根。……緣生（而起）老死者，云何爲老？（謂）……髮白，支弱……造行艱難，衰劣。云何爲死？（謂）彼彼衆生……命滅，捨陰。

衆生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說有餘。……唯有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

三、苦聖諦

一切行無常，悉皆生滅法。

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眷屬宗親師長者。

甲、五陰

可礙可分是名色受陰相，……諸覺相是受受陰，……諸想是想受陰，……爲作相是行受陰，……別知相是識受陰。

色（受想行識）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受想行識）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受想行識）云何有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則非我，非我者則非我所。

若色（受想行識）是我者，不應於色（受想行識）病苦生，亦不應……欲令如是不令如是。

非色是我，非我異色，非受想行識是我，非我異（受想行）識。

乙、界處

一切者，謂十二入處：眼、色、耳、聲、鼻、香、舌、

味、身、觸、意、法。

云何為種種界？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

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行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

眼無常，苦，（非我、非我所，）變易異分法；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無常、苦，（非我、非我所，）變易異分法。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所有眼（耳鼻舌身意）……非我非異我不相在。

眼（耳鼻舌身意）無常、苦、（非我、非我所）故……受逼迫苦生，是故不得……欲令如是不令如是。

眼（乃至意）生滅故；若眼是我者，我應受生死。

眼（乃至意）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除俗數法（十二緣起之起滅。）

非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法繫意，……於其中間若彼貪欲是其繫也。

本刊 徵求代銷 啟事

本刊自出版以來，各地訂閱者，異常踴躍。茲為便利讀者起見，歡迎本外埠各書局，各佛教團體代銷。代銷章程如下：

一、凡代銷本刊者，以實價二成酬謝。每期銷售達五十冊以上者，以實價三成酬謝。

二、凡願代銷本刊者，可直接函本社接洽。

三、書價每月請結一次。未銷售之月刊，。仍可退回。

天台宗略記（六）

二道

四明神照　四明人依法真處處

金剛經疏

天竺擇如　參之謂江胡氏依慈雲從謙出家。稱如光等三人：神照本如，四明道如（未詳），及天竺擇如。

指難集

景德居式　金華人詢崇雲溫其作篇傳。

圓覺疏四卷

陳瓘居士　字瑩中南劍人。自號了翁。徽宗宣和六年冬滅

三千有門頌。

台道梵翠首座　依安國元瑩，悉通其旨；最恥不肯出世入高其風。

圓覺經疏一卷

教藏有朋　金華人。自號教藏。一家教文，皆誦幾半。依車溪卿，盡得其道。經記辯論，六齋科補。李宗乾道四年十二月三日入滅。

赤城中益　且觀習誦了然，後住赤城。

虎溪集（從然師教義）

德藏從進　久依超果慧道，出主德藏。

利嚴寺

圓辯道琛　溫之樂清彭氏。揚義圓辯。十八具戒。從息菴道淵放法明。徹育妙旨，一期便領。後嘗南湖第八世。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入滅。四明之宗，得師乃中興焉。

慧光若訥　字希言，嘉興孫氏。初依竹菴，後往赤城謁澄
悟圓智。孝光二宗，均禮加有至。光宗紹熙二年十
月旦入寂。八十二歲。

金剛經注

吳克己居士　字復之，自號鎧菴。嗣北峯印師。寧宗嘉定
七年冬寂於寶山。七十五歲。

法華樞鍵　楞嚴集解科　四教儀止觀大科　釋門正
統（未成而已，宗鑑續成）

宗曉蓮先　自號石芝，四明王氏。十八受具。嗣月堂詢公
。弘傳教觀四十餘年。晚益韜晦。寧宗嘉定甲戌七
年八月二十日寂。六十四歲。

法華顯應錄　樂邦文類　教行錄　三教出興頌　諸
祖贊　振祖集　光明照解
施食通覽　儒釋孝紀　明良崇釋志　明教編要註要
旨

操菴文節　字通叟，自號操菴。四明慈溪夏氏。依南庭月
五十一始出世。大弘法道。元代至正壬午二月廿七
日入滅。八十六歲。

指要　鈔宗　集英

吳興子昉　吳興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與嵩明教同時
。

止說（折明教之說祖說，今上）

古雲元粹　嗣北峯印師。

四教儀備釋

佛光法照　嗣北峯宗印，大振祖道。

三大部讀教記

四明知禮大師，既已示滅，嗣法者凡廿七人，入室者
四百七十八人，升堂千人。可謂盛矣！而廣智神照南屏
三師，能光大其業。尤以廣智能紹宗業。居南湖，號曰
南湖廣智。神照住東山，號曰東山神照。梵臻居南屏，
稱曰南屏興教。

降及元明，台宗乃漸趨衰微。至明代妙峰百松，始復
興。

以下依高僧傳稽古略。

性澄（杭州上天竺）　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元至元丙
子十三年（宋恭帝德祐二年）祝髮。乙酉廿二年依
佛鑒銛公習天台教觀。謁雲夢允澤於南竺普福，澤
一見深加器重。文宗至順壬午（案至順僅三年末年
乃壬申並無壬午）六月，自上天竺歸天竺之雲外齋
。歲餘遐越之佛果。篤志淨土。順帝元統至元間寂
。七十八歲。

金剛集註　心經消災經註　彌陀經句解　仁王經科　如意
輪咒經科

蒙潤（杭州下天竺寺）　字玉岡，海鹽人。姓顧。（僧傳謂母孫氏，乃古
源永清之甥女。（稽古謂其乃古源之甥，竹堂傳法
師之高足。）十四依古源於郡之白蓮，古源歸寂，
乃事竹堂，後大振宗風。（曾住南竺為洪堂第一座
）（當在至元中入滅。）

四教儀集註

允若（杭州上天竺寺）　字如壑，雲間華亭姚氏。十六出家。首謁杭之

廣福鑒彥允澤。復當無極度之室，遂得其學。元成宗大德間，住海鹽。法嗣無極。七十二歲入寂。坐五十六夏。

允若（紹興寶門寺）字季蘅，號浮休。又號若耶。十五祝髮。首謁大山恢于杭之興福山。次依湛堂于南竺。至於恩濟之衆榮，照圓之異說，許凋之黨邪，仁嶽之背正，亦皆辨其是非。湛甚重之。後出主杭之興化寺，與天岸弘濟我庵本無玉庭罕三公道望並峙湖上，世稱爲錢塘四依。後退隱雲門，會天下大亂，衆遁獨留。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二月廿九日，賊來，揮刃中之，白乳溢出，乃寂。八十歲。得法弟子，有渠臺，友李，演福，良諸，延慶，如瑩，隆瑯，法藏，帶聖，圓證，

內外集

必才（杭州演福寺）字大用，台州人。（臨海縣）十二往越之報恩依韶法師祝髮。十六謁湛堂于南竺。時玉岡爲首座，乃依之。玉岡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講演。後岡遷演福宣政院，以才繼主德藏，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演福。六十八歲入滅。坐五十六夏。傳法靜菴原鎮、操古啟方，荊山良玉，春谷智照）

妙玄文句　止觀增治助文　法華講義　涅槃講義

章安荊溪法智禮文　詩偈

善繼（天台寶福寺）號絕宗，越之諸暨婁氏。元成宗大德中出家。從天竺大山恢習台教。後往南竺謁湛堂。文宗天曆乙巳二年，住良渚，嗣湛堂。後主天台寶福。無何遷能仁。會天下大亂，遂東遊稽郡。至正丁酉十七年七月廿二日寂。得法弟子有普澤悅古，延還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滌，車溪仁讓，香積善山。稽紀云：絕宗嗣湛堂。傳法大璞如玘，大車是乘。大徹淨昱，獨菴自朋。

宏濟（杭州普福寺）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氏。幼出家。十六受具。後依半山全習台教。元泰定帝泰定元年，住萬壽圓覺。順帝至正十五六年間主杭普福。十六年三月十日入滅。八十六歲。嗣法有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元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五人。

佛祖稽紀云：天岸嗣湛堂。其傳法弟子有僧元永寧一人。

又說：天岸傳法元靜樸隱一人。

四教儀紀正　天岸外集

本無（四明延慶寺）台州黃巖人。嗣湛堂。晚居上天竺。先是夜中天竺寂照禪師。後去。湛堂寂，公惜之。及寂，將入滅，仍遺書我菴，（本無）囑其力宏大叢少林二宗。傳法竺隱弘道，完璞如璋，笑山大瑯，照菴允中。

（明代）——

如玘（杭州演福寺）字具菴，別號大璞。博綜三教文典，學冠群英。明太祖命同宗泐訂釋。

心經　楞伽　金剛

（未完）

文藝圈

唐代的民間佛教文學——詩詞

梅若

——中國佛教文學史初探之一——

唐代詩詞的發達，在我國文學史上，已有定論。同時在有唐一代的佛教文學作品中，詩詞占有極大的勢力。關於這方面的敘述，在前面我已經敘述一個大概了。這裏所要談的是一些關於唐代民間的佛教文學。

關於唐代民間的佛教文學，包括的材料可以說都是從敦煌石室發現的。在中國佛教文學史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這種資料，除去支配了後世的民間佛教文學外，並且支配了整個的後世的通俗文學。這是已有定的結論。無須乎再述了。

這種民間文學，也就是指當時的俚曲而言。在這種俚曲中，除去了一些抒情或寫景的作品外，卻大部帶了佛教的色彩。內中和一般粗鄙的小曲的氣息不同，文從字順，相當的雅緻，且其中仍能看出裝璜的作風。

介紹這種文學的書籍，有敦煌零拾，敦煌掇瑣等。

×　×　×　×

在敦煌寫卷中，載有『俚曲三種』，這是在敦煌雜文裏的。這幾首俚曲也是列在唐代俚曲中的東西。這種俗物也可以說是大膽，勇敢了，同我們現時的士大夫對於這種很露骨。

俚曲三種，共是三首，計：「太子五更」，「天下傳孝十二時」，「禪門十二時」。「禪門十二時」一便五更一首，內中所敘述與佛教無大關係，可以略去不談。「天下傳孝十二時」一首，內容卻受了佛家思想的薰染了。不過主要的思想，仍是「遞戶相勸須行孝。」下面移錄出來，介紹一下：

平旦寅，叉手堂前諮二親，耶孃約束須領受，檢校好惡莫生嗔。
日出卯，情知耶孃漸覺老，子父恩深沒多時，遞互相勸須行孝。
食時辰，食乳耶孃生而身，求分孝養向公路，來報生中不可論。
隅中巳，耶孃漸覺無牙齒，識坐力弱須人扶，飲食喫得些些子。
正南午，常承養身報父母，天下流傳孝順名，感得織女來相助。
日昳未，入門莫取外人意，六親破卻不須論，兄弟惜他斷而喪。
晡時申，孝養父母莫生嗔，第一謹言不可得，處分小語過於珍。
日入酉，父母在堂少飲酒，到頭世上不是人，殺父害母生獄獄。
黃昏戌，五逆之人何處出，冷寒喚向白街頭，惡業牽將不得足。
人定亥，世間父子相憐愛，憶愛不得沒多時，不保明朝誰在。
夜半子，獨坐思維一段事，縱然妻子三五男，無常到來不免死。
雞鳴丑，敗壞之身豈不久，縱然子孫滿山河，但是恩愛非前後。

內容談到佛教本身的思想問題的地方並不多，只是利用幾個名詞，把牠點綴一下而已。下面這一首「禪門十二時」，與上面這首詞不同。內容是把一個佛門的修道者，禪狗這的描畫出來，我們讀到牠，就可以聯想到在唐代一般僧侶的生活，與一般僧侶的思想。或者比其他的記載要

眞實的多，也未可知。原文如下：

夜半子，降睡還須去，端坐政觀心，湛卻無明彼。
雞鳴丑，擿木看窗牖，明來暗自知，佛性心中有。
平旦寅，發意斷貪嗔，莫令心散亂，縱度一生身。
日出卯，取鏡當心照，情知內外空，更莫生煩惱。
食時辰，努力早出塵，莫念時時苦，早取涅槃因。
隅中巳，火宅難歸□，恆在敗壞身，漂流生死海。
正南午，四大無梁柱，須知寨合身，萬佛皆爲主。
日昳未，造罪相連累，無常念念至，徒勞漫破費。
晡時申，修兒未來因，念身不救住，終歸一微塵。
日入酉，觀身知不教，念念不離心，數珠恆在手。
黃昏戌，歸依須閉室。罪垢亦未知，何時見慧日。
人定亥，吾今早欲斷，龗龗不暫停，萬物皆失壞。

這一首的內容，是很充實的，純佛教色彩的。敦煌寫拾所藏，這幾首後面，都記「時丁亥歲次天成二年七月十日」的字樣。按「天成」爲唐莊宗年號，天成二年正當西曆紀元九二七年。距離現在已有一千餘年了。我們能在此時讀到一千餘年前的俚曲，已是很幸了。何況在這種俚曲中又可以知道當時佛教徒的生活呢！

× × × ×

在敦煌掇瑣中載的佛教民間文學，比較多了。寫敘的範圍也大了。有些是敘述故事的。下面是一首「太子五更轉」：

一更初，太子欲發坐心思，須知耶孃防守到，何時度得雪山水。
二更深，五百個力士睡昏沉，遮取黃羊及車匿，朱鬃白馬同一心。
三更滿，太子踰空無人見，宮裏傳聲悉達無，耶孃腸肝寸寸斷。
四更長，太子苦行萬里香，一樂菩提修佛道，不藉你世上作公王。
五更曉，大地下衆生行道了，忽見城頭白馬蹤，則知太子成佛了。

這純是以『五更轉』的體裁來寫敘出釋迦成佛的事。內中的句子，寫得是非常素樸可愛。後世俚曲中的『五更轉』多少是受了這種影響的。下面是一首「南宗讚一本」：

一更長，如來智慧化中藏。不知自身本是佛，無明障蔽自荒忙。了五蘊，體皆亡，滅六識，不相當。行住坐臥常注意！則知四大是佛堂。
一更長，二更長，有□□罣盡無常。世間造作應不久，無爲法會體皆亡。入聖使，坐金剛，諸佛國，遍十方。但諸世界願貫一，決定得入於佛行。
二更長，三更嚴，坐禪執定甚能甜。不宜諸天甘露蜜，魔君眷屬出來看。諸佛教，實福田，持齋戒，得生天。生天天中歸，還墮落，努迴心，趣涅槃。
三更嚴，四更闌，法身體性本來禪。凡夫不念生分別，輪迴六趣心不安。求佛性，向裏看，了佛意，不覺寒。廣大劫來常不悟，今生作意斷慳貪。
四更闌，五更□，菩提種子坐紅蓮。煩惱泥中常不染，恆□淨土共金顏。佛在世，八十年，般若意，不在行。朝朝恆念經，當初求覓一年川。

這讚的結構，與前邊的作品便大不同了，句法也冗長多了。與後世的寶卷有點相似。三言的句子比較多了，一般人以爲是因爲用梵歌唱出來的緣因。這話是很對的。內容是比較更充實了。除去了普通的寫敘，而把佛家的小乘思想表現出來，由淺入深的寫出，故頗爲有趣。與這首有同

樣作風的作品，尚有「太子入山修道讚」，也是很美妙的作品：

一更夜，月良宵，宮中遊樂，繡花傘蓋月爭光。燒寶香，共走天仙樂，廠寶用宮儀。美人無事，手頭忙，學遊嬉。太子無心戀，閉目不形相。終身不作轉輪王，只是怕無常。

二更夜，月明孔樂堪人聽。美人纖手弄秦箏，見監奚。姨母專承事，耶輸相逐行。太子無心戀，色聲豈能縈。輪迴三惡道，六趣在死生。從來改邪從教名，只是誤身形。

三更夜，亦停發肥捅不壓。美人奏喜作音聲，生住迎，出家時欲至，天王喚作瓶。宮中閒喚太子聲，甚了幸。我是四天主，故來沒自迎。抹踪便攜紫尖袍，夜逾城。

四更夜，亦偏乘雲到雪山，端身正坐向波羅，坐禪定。尊思父王憶，每常纖悔降。耶輸憶向我門否，很感辭。便即喚車匿，分付與衣冠。將去白馬卻歸還，辭我皇。

五更夜，亦交帝釋度金刀。毀形落髮紺青毫，搗酒泉。牧牛女獻乳，長者奉香菁，特當作佛苦海燃，眉間放白毫。日食一麻麥，六載受勤勞。因中果滿自消遙，三界超。金色三十二，八十相，好團滿。於苦海，作舟航，運載得生天。十二部，常誦讚，流在閻浮間，明人速悟轉讀看，盡得出三關，正向閻浮化波旬，諸涅槃。口中發願不為言，涅在跋提邊。慈母雙林滅盡還，轉更關。眾生苦海入水源，誰能救依傍。佛則歸因負，何在過法山！猶如孩子沒耶孃，淨宿在苦海邊。悟則歸常樂，法王法王家。一乘深法沒雜遮，樂者諸除耶。七祖還遺澀，傳法歲遇迭閻浮。心地證菩提，愚者沒泥塗。明燈照暴燃，說者便身千。修行深淨果因圓，必定往西天。時當第五百，耶法現人間，眾生命，盡信耶言，不辭廣修禪。」

由這讚中的結構，可知比以前的幾首進步多了。內容是非常通味化，描寫也非常細膩。尤其第五更的一段，特別是的冗長，在這種體裁上是有些特殊的。

除去了上面寫的幾首外，在敦煌發現中尚有「十二時」一篇，亦係釋迦成道故事的作品。和太子五更轉有些相同：

夜半子，摩耶夫人誕太子。步步足下生蓮花，九龍齊吐溫和水。

雞鳴丑，昔日諸親本自有，黃羊車駕國東西，不都于人自有心。

平旦寅，太人因中是佛身。本有三十二相好，神通智慧異諸人。

日出卯，出門忽逢病死老。即知此被正煩惱，便是迴心求佛道。

食時辰，本是持戒斷貪瞋。不羨世間為國主，唯求證果成佛因。

禺中巳，床藏金銀盡布施。憐貧憂老及慈悲，皆有苦者今日是。

正南午，太子修行實辛苦。每日持齋一麻麥，捨命慳貪及奴婢。

日昳未，太子神通實難量。眉間放光照十方，救拔眾生及五趣。

晡時申，文殊廣開妙法門。除得魔王及外道，菩薩林間見世尊。

日入酉，閻浮提眾生難化誘。斷求世尊說涅槃，若有人能誦持受。

黃昏戌，佛留雙林無有失。如雖合掌向佛前，文殊來問維摩詰。

人定亥，十代弟子常懺悔。佛說西方淨土國，見聞自消一切罪。

在這首「十二時」中，內容與太子五更轉是一樣的，結構與天下傳孝十二時相同，可知牠們是產生於同一時代的。

綜以上所介紹的，在體裁上講，可以分為二類，一為「五更轉」，一為「十二時」。在結構上可以說都是相同的。只是在「五更轉」裏分五段，「十二時」裏分十二段敘述而已。在每段都是三言三句，七言一組。體裁上也差不多。在「五更轉」中只在一句三言後還一組「太子入山修道讚」中，除去三言七言外，而雜有五言句。其在這種雜言中的一部分，也是例外。而且有時句子完長或短，或是不拘的。在「十二時」法中知道沒有這種例外的。（完待續）

一菴摩羅室

佛化小詞叢錄

西泉輯

望江南

清顧艮庵

怡園好，世界一塵微。朝課焚香持半偈，夜眠安枕適三尸，習靜不知疲。

怡園好，濁世亦清涼。心太平無靑史夢，身功德有紫茸香，淨業種西方。

怡園好，俗務憚勞形。七不堪雖諧世法，三宜休且作亭名，閉戶學無生。

采桑子 悟世

清列熙載

問春何在，春應道也在桃花也在梨花。誰是多些誰少些，桃梨漫自爭同異。一似仙家，一似禪家，只怕東風笑兩差。

齊天樂 曉鐘

清謝章鋌

當年石鼓山頭宿。禪月初陰，佛火猶靑，最愛層樓不斷聲。而今塵海蒼茫極，百感盈盈直送天明，惱亂鄰鐘夢不成。

高陽臺 逃禪詞

清唐壎

慧劍鋩消，戒珠光斂，一齊打破疑團。大地茫茫，憑他饒舌豐干。遂經寫徧傳燈錄，猛天花吹落瑤壇。笑無端。月帳雲眠，星飯蜂餐。精藍說甚當頭喝早，菩提法雨敎到雞竿。七寶莊嚴，銅仙露滴金盤。聞香合十都歡喜，記當時佛告阿難。證陀洹鉢樣，便乘飛上琅玕。

阮郎歸 夢

清陳息凡

南柯一覺總無端，昏昏夜正漫。就中離合與悲歡，從知喚醒難。花易褪，月將闌，曙鐘敲未殘。阿誰驚破到邯鄲，須敎借枕看。

幻

機塵生處境偏微，疑團轉自疑。還虛頓想入非非，真空總不知。天上少，世間稀，情緣是箇癡。白光明地悟元機，神仙早破迷。

泡

無情流水自東流，波痕去不留。浪花虛鬱作浮漚，蹤更莫由。雲易散，月難收，神從天外游。雲時光景等悠悠，何妨一筆勾。

影

須從身外認真形，休憐太瘦生。諦觀無相亦無聲，還嫌畫不成。花底傍，月邊明，相依似有情。是空非色漫逢迎，神留歸太淸。

孚蓮精舍詩稿

蕭龕居士

春謁紅螺山下院通明寺退居慕西老和尚述懷八章

曾謁江西馬祖（指先師律泉老和尚），是心是佛無疑，昨日經師勸過，梅子熟已多時。

自向湖邊小住，朝朝活計無窮，心印一潭秋水，身登萬頃荷風。

從日湖闌一几，精進不樂多聞，樹我心光滿滿，任他人世紛紛。

閒攜一瓶一鉢，延遊千水千山，作若沙鴻野鶴，不生祇愛高閒。

衆生無邊願度，煩惱無盡願斷，法門無量願學，佛道無上願成。

簑笠傾給陵隙，彌陀行在行鐘，別有一番高處，幽歸不用慌忙。

數珠[illegible]，寸心刻刻西飛，念得一心不亂，[illegible]師安莪向歸。

開證無邊神力，他年趨入蓮邦，遍滿三千世界，開池廣種金荷。

擬寒山詩

曾日經行處，今年三十五，故人無往來，現在古塚土，風言謝康切，更把闌樓下，寄語紅塵客，歲月易云徂。

晨興策杖

晨興受早涼，策杖過東籬，雖見物衰改，因驚歲月移，貞松含凍色，能禦抱霜姿，彭澤三生後，心同悲運節。

淨土吟　八首

塊然

勸禪者

云爲動作之居先，念極情忘不異禪，莫說唯心非淨土，應修萬善學偏苦，天吹行鶴迎新侶，佛放光明照大千，野樂無聞煩惱絕，花飛寶樹自年年。

勸女士

未必承恩任嬌擾，郎尖暗斷腸中然，蛾眉自古悲風絮，牛女千年怨鵲橋，那識慈能發念，金身圓滿不磨滅，蓮花勝友無離別，揭得淨侶任萬緣。

勸農士

碌碌輪蹄髮鬢彫，鷦鷯偏少一枝巢，有生皆累誰能供，輸送惟窮煞，孽補，極樂金銀原上七，娑婆富貴水中泡，茫茫苦海風波險，歲月如梭莫浪拋。

勸武職

漫說中原古將多，凌煙閣上竟如何，槐枝客話興亡夢，水面萍來去波，解甲不妨談勝友，焚香正好念彌陀，蓮邦世界無鋒鏑，處處春風鳥語和。

勸商賈

輪蹄江海盛資客，風架征途水上萍，蝸角蠅頭南北路，雞聲茅店短長亭，送旅卷頭念白，何似蓮邦勝易尋，笑著天衣參法味，蓮容仙樂對花悲。

勸居士

塵網縱來不得修，東林遺範仰劉周，功名笑指風中燭，富貴閒看水上漚，蓮遞衣來覺證，佛垂金臂爲摩頭，池流花樹無窮樂，何羨天人白玉樓。

勸過惡人

太息無明酒正酣，恆沙生死不堪談，損人利己恐難續，恤過稱名佛許參，下品莫慈經久劫，上乘終說又何慚，花中已勝天宮樂，窩子當年住草庵。

勸老人

髮化消磨易斑，故鄉風月幾時還，漫從實地求無老，何用金丹駐頹顏，回首光含他世界，池邊人話舊家山，綠塵重入翻翻顏，英雄蓮邦一味閒。

與靜遠大師談禪有作

廣覺

體妙方爲妙，談玄豈是玄，有空俱不著，遊戲兩無邊，明月前生面，泥牛此日禪，會心元不遠，輸汝著先鞭。

山居偶成

育枚

小隱深山別有天，浮名世事付雲煙！萬岩千壑人蹤少，我獨長吟意蘧然！

秋深木脫葉蕭蕭，爲與山僧伴寂寥！嶺上行雲忙底事？無心出岫樂逍遙！

略談論語與儒學之大乘思想

劉劍青

本院儒學一課，先授孝經論語。予於年終，敬講略畢。意有所涉，偶綴筆談，以實月刊，兼質同學。初談儒學，次明論語，復次儒學之大乘思想。略就論語說之，輒為節目，取便尋討。

首談儒學，論語雍也篇：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通論語一書，儒名蓋不多見，案周官太宰：

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又大司徒：

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

儒在當時，其事蓋如此。然則孔子仕魯有官位，不名為儒，門弟子或仕不仕，各有執業，亦不悉為儒。故劉寶楠論語正義即據周官義說之曰：

此則儒為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為儒之道也。

周官雖有偽書之疑，要為古籍，此不具談。至禮記儒行篇，孔子對哀公之言，文繁不殺，誼屬通論，孔氏門徒初不以此自號，讀論語者，宜可證知。

大抵孔氏之儒，起七十子後，莊荀著書，始稱說儒者，韓非載孔子死後有子張等八氏之儒，而漢書藝文志論儒家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語至可尋，蓋七十子後，傳孔氏學者，乃各以所學教授，世遂通目為儒，儒者及六經之名，並自是起矣。六經各有所統，百物以類而附，禮樂之原，政教之典，擴充寖益，儒學乃滋繁，故司馬談論六家曰：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世界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又曰：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儒學之需要，有如是者，故漢武以還，世崇儒術，綜經傳為典籍，律孔子為宗師，漢志之云，有可徵焉。

次明論語為儒學之要，儒學典籍，漢立五經，代有裒益，七經，九經，十三經等目，括囊傳記，彌為泛濫，然漢志敘六藝以論語列五經之次，後漢或以論語孝經配五經為七經，論語見重，漢世已然，故漢儒多以此學名家，自漢迄唐，作者不尠，宋儒尤重之，迨朱子致力覃研，為之集注，合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為四子書，後儒表章，其說獨從，世主又資以取士，致被寰區，凡在學徒，童而習之矣。蓋儒者宗師仲尼，而孔門微言弘指，大較在是，其餘狀記，諸子或由假託，二戴纂集晚出，惟論語為最純粹，是則五經為衆說之郛，論語為羣經之轄，孝弟忠信，實民生所秉彝，布帛菽粟，斯家喻而戶曉矣。近人梁任公云：

論語爲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淵泉。其言不爲殊異，抑不獨此故，論語記孔子言行，門人纂輯，親承謦欬，蓋謂傳模微至，孔子精神氣象，胥於是寓焉。浹淪深厚，與化同流，斯其入人心之深乎。詩書六藝之辭，並先王之舊典。自周之衰，學術放散。孔子集其成，弟子衍其緒。後世儒學大興，則一本孔氏。故漢志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云，而史記孔子世家曰：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弟子列傳曰：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爲篇，疑者闕焉。

於是論語乃爲儒學要典，漢匡衡云：

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唐韋放云：

論語，六經之菁華也。

宋程子云：

學者以論語孟子爲本，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儒家載籍雖博，孔子以後，儒學之括，毋寧謂爲論語。無慮漢儒宋儒治學之殊，於此殆無異趣。漢儒句稽故訓，學故近古，而其繁破碎，寡要少功，誠有如史談所譏。宋儒務本身心，賢者識大，而其弊空疏，通儒亦以無取。然若就儒學而窺其哲理思想，毋寧宋儒所得爲多。讀論語者，不知本諸身心，專研思理，徒事文義之末，買櫝還珠，寶山空返，豈謂善學？夫學貴知要，此之謂矣。

復次儒學之大乘思想，中國古代學術，唯儒家言最與印土大乘思想接近，論語義尤可徵。詩書五經，自洪範陳皇極即標大中之道，大者無外，中者不偏，春秋、易、禮，悉着此義。古聖王致敎之迹僅被中夏，其度量實包括全人類，乃至有生之物。而其自致之功，則始於爲仁，終乎作聖。論語雍也篇：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又憲問篇：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語意最明，堯舜猶病，語凡兩見，何事於仁，朱注解爲何止於仁，仁爲生民最高之準，茲乃明堯舜猶未盡道之全量。此最勝義，唯於論語發之，所謂唯聖知聖矣。然儒者敎人要統於仁道，故語子貢以仁，語子路者亦仁，而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所以語顏子者亦仁也。夫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修己以安人，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非自覺覺他自利利他之大乘思想而何。釋迦敎法，於世間，出世間，如所有，盡所有，悉窮源底，是爲究竟。儒家六藝五典，是僅屬世

問學，然謂世間學者，亦唯形下之迹然耳。至於形上之道，何學有大小內外淺深彼此之別？彌綸宇宙，唯一真理而已。一是則百是，一非則百非。大道多歧，北極之準一也。世學多端，人心之準一也。仁里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自近取譬以至堯舜猶病，自克己以至天下歸仁，自孝弟忠信以至性與天道，唯一而已。推之世出世法，又詎外乎一心而截然二事哉。唐宋儒者，或摭禪誦末流，賁譽佛學，因勳成認誤。佛教徒亦或以世間俗諦而輕儒學，諍丞雖紛，而此根本接近之點，要自如故。是以覺典來傳，大乘尤盛。蓋此土學佛者，以語言文字故，每先讀儒書，及其學佛，唯大乘之易契。湖古迄今，大德碩士，自儒証釋，多如此矣。斯則東土特多大根，西方傳其懸記，授所以致，致有其由。則謂論語爲儒學必讀之書，亦學佛必諒之書，匪爲過言。孔子更有其大乘之境界，姑以淺見一二談之。逃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孟子亦述之，兼及子貢之言曰，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慍昔讀此，漫謂平易，少長更事，體之於身，驗之於人，而後乃知學者難勤，敎者易倦，自非聖智，鮮克免此。是故釋迦示迹，苦行六年，以勵學也，說法四九，以垂教也。哲士題勉於終身，菩薩鑽仰於十地，斯一事也，而纖體道之行焉。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蹤矩。爲政篇。子槌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至理冥符，殆無間於儲釋。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陽貨篇。知我者其天乎，窓間篇。斯並超言意之表，標冥陋之域，玩棠有得，偶乎遠矣。妙義紛綸，誠雜悉演，苟學一而反三，斯六通而四闢。好學深思，在善讀者。今之所談，樓概而已。

淨因餘瀋

禪餘漫筆

昌靜

佛門脩行功夫，最要者在破執，所謂不取不舍是也。然初學則必須因執，有染淨有因果，而後能違背凡情，隨順聖流。所謂熟境漸生，生境漸熟也。如是自能由有爲而漸進無爲。否則初學即滯於空見，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著有著空，固均非中道；然執空之害，實烈於執有。故與其執空，毋寧執有。試觀護飭之士多拘執，而蕩閑踰檢者流，大都自命爲圓融者也。證道歌曰：「縱令白刃加頭顱，亦如利劍斬春風。」到此境界，始可談空，始可云不執。否則妄人而已，大乘云乎哉！

× × × ×

語謂定業不可轉，非不可轉也；實不易轉耳。果能舊我完全死去，則不期轉而自轉矣。袁了凡是其例也。學道術者謂必令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以不死：必令此心一念不生，而後可以長生。意雖別有所指，然亦未嘗不可相通也。

× × × ×

近人熊十力所著因明大疏刪注內附讀法二則，其中存疑一段，頗值注意。略謂：「存疑非易事，淺人讀書，若明

若昧，猶如夢境。余說不出疑問來。」余即犯此病。有時疑點甚多，欲向人發問，又不知從何問起。其病仍在疑之不真切。如是則雖遇通人，無由啓發。故孔子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 × × ×

中國書籍，浩如淵海。最重要者，如十三經，二十四史，周秦諸子，以及歷代大文豪之文集。能遍讀固佳，若限於經濟時間精力，則於四部中各選一種讀之亦可。選擇標準，以相互關係愈深者愈妙。因其可以互相發明也。如經部之易，史部之晉書，子部之老莊，集部之謝「靈運」陶「淵明」。或經部之春秋，史之通鑑，子之韓非管子，集之諸葛陸贄等。以此類推，倘仍不能，則任四部中之一種專攻之亦可。但此乃萬不得已之辦法，聊勝於不讀而已。近人胡適之謂：「讀書須如金字塔，要他廣大要他高，」即讀書不獨貴精且貴博之意。因精固由於專，亦由於博也。故王荊公謂：「窮守一經，則不能通經。欲通一經，先須博覽群經。」亦此意也。不過因僧伽萬不可不讀中國書而力又不能全讀，故只好如此。若天資高，而精力時間經濟又甚充裕者，固不限於此也。

× × × ×

致據家每於一字一義之解釋，動輒數千百言，展轉牽扯，累贅殊甚。然讀書爲求知之唯一途徑，欲讀書必先識字，則小學又不可不講。今人讀古籍，率多扞格。即坐不識字之病。中國文字，遞嬗至今，數千年之久；字形之俗體變體，音讀之古音今音，以及原來之義，或引伸假借之義，類多掩遮不明。繼往開來，學者之責。旣不能讀古籍，則古代學術又何從通曉？十數年前，寄食鄂渚。湘中某友勸余於說文爾雅廣韻三書，用一番鑽研功夫，於識字方面當獲益不淺云。借以人事倥傯，未能留意。今則歲月不居，流光荏苒；年事已增，旣無師承，時間精力，又所不許。且染衣剃落，所急者已不在此，故久已置之。自來中國佛教學院後，嘗聞文學講師談及：謂此三書爲讀書最要工具，能精研固佳；不然，亦須稍加涉獵。俾可略明中國文字源流，故擬於課餘時，圈點一徧或數徧，於讀古書或有相當助力也。

× × × ×

閒嘗與同學談及南北四時風景，春夏秋三季，北固不及南；即在冬日，北地酷肖塞外。惟以壯偉嚴肅勝。如唐人之「瀚海闌干百丈冰」，及清人筆記中之「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之句，頗足以形容之。而長江一帶，雖在嚴冬風雪中，亦含有綺麗氣象。此地勢使然，無可如何者也。猶憶昔客荊楚，每值大雪，輒張雨蓋著油屐，獨步荒江之畔。漁舟繫泊敗蘆間，遙望遠山疊巘，於白雪覆蓋中猶露蒼碧色，松柏蒼鬱故也。惜不能詩，惟誦柳柳州「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之句以遣興。夜歸則沽酒置肴，依爐漫酌，縱談竟夜；或圍棉竹戰，曉鐘初動，始褰衾就枕。不至午後不起也。今已星霜十易，時逆境殊，此調不彈久矣。嗟乎！清燈古佛，長隔塵世。愛河苦海，永息迷波。風雪寒夜，斗室兀坐，前塵回回，無殊十年一覺揚州夢也。

觸事而眞 用肇論成語

凌雲

在佛家「三界唯心」「緣生無性」的眼光裏，一切諸法，不過各人心中所現起的假像，決無眞之可言；但從另一方面說，假中未嘗沒有眞，並且，若進一步說假就是眞，那更直捷爽快了。

世間所執的眞假，不過在某種場合之下，持某種態度，某種眼光的批評，强作分別而已，其實中間並沒有劃定的疆域。在每一事理上承認他眞就眞，承認他假就假，今天認爲眞，也許明天變成假，我認爲眞，也許你認爲假，其中全憑物我順逆的關係而定，受時間空間的裁制，時變境遷，自不難眞假互易的。

我曾聽人說：「世間無眞理，」初看似很武斷，其實這話很對，沒有一定的眞假是非，則眞理的基礎自然不能建立了。例如說：眞理是絕對的：若於一事上同時成立兩種以上而相牴觸的理由，照理應唯一眞，餘皆是假，但他們皆各有成立的道理，怎容輕易是非？宇宙間充滿這樣的矛盾，可以隨意舉例：一個三角形內的三隻角之和等於兩直角，一條直線外的一點上只可作一條線與那條直線平行，學過幾何的人皆知道這是幾何學上天經地義的定理，但自經過羅貝邱司基 (Lobats chusky) 和利曼 (Riemenn) 的變化以後，竟成了三種不同的幾何定理，這三種定理恰恰相反。此外又如歷史上許多爲學者所爭論而終不能解決的問題，皆是到處隨得着的。

世間沒有眞理的根本原因，是在世人不識宇宙萬有的眞面目，任情起執，理隨見殊，於是在這一片大充實(Plenum)裏，千頭萬緒，變化莫測，正如立於黃山之頂，俯觀雲海，而見島嶼起沒。

原來宇宙萬有，不外名色兩種，然名色皆幻立而非實有，爲了對於每一事物稱呼的方便，就隨意給他安上一名，有一物多名，也有多物一名，可見沒有一定的準則。色指諸法的體質，並非實有，只是隨緣聚散而生滅，故說如幻，若有眞有，應當亘始亘終，不受因緣的生滅了。故中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一名爲假名，一名眞實義。」不善觀察的人，就於幻有的名相上牢生執着，不知諸法空性，心隨境牽，是非顚倒，任情妄執，見既有異，理亦隨殊，既迷於假，又失其眞，此名雙倒，這就是世間無眞理的緣因。

但是萬法儘管虛妄，若善於觀察的人，自然會看到這幻法上眞實的道理，偈中的後一句正是說在緣生的法中同時顯示着「眞實義」，因爲名相(色)雖是虛妄，亦可假詮眞理，故能「即文字而讀解脫，觀幻法而了眞空」，猶從聞緣覺見花開葉落而悟四諦之理，孔子見流水而興無常之嘆，眞即寓於假中，捨假求眞，眞是「猶如求兔角」了。故肇論說：「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爲眞諦者乎？」迷悟一體，眞假同源，佛法固非世間法，然亦不離世間法，眞理非幻有，然亦不在幻有以外啊。

殺戒爲治道之本義

靜西

衆生形軀各異，語言不同，然皆知衣之求暖，饑之覓食。其生也至樂，其死也極悲！觀夫逢擒則逃，蚊蠅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雖彼智力稍不逮人，而同居於光天化日之下，胡爲乎背公平之至理，而百計慘殺之？恃强陵弱，自活他亡！天覆地載之中，孰意竟有此逆理！是故歷代仁君，修齊治平者，首須戒殺。愛護生命，猶保赤子。否則欲免於內叛外奪者，鮮矣？堯舜率天下而民從，桀紂率天下而民叛。堯舜人君也，桀紂亦人君也。人從堯舜而叛桀紂，此無他，戒殺與嗜殺之別耳。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誠哉斯言也。竊以爲古今天下能一與不能一，皆以嗜殺與否爲斷。殺之一字，繫乎治亂也明矣。願不嗜殺人，應推而及於萬物。如梵網經所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也。孔子謂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古聖賢推恩於萬物。雖云戒殺，其義猶有未盡，尚不若吾釋家戒殺之圓滿。夫殺爲五戒之首，倘不能戒，則菩提種子已斷，決不能長養善根，現世夭亡短命，來生必墮惡道。蓋殺爲不孝之本，殆近乎五逆之罪。經云：一切衆生皆是我父母兄弟。故殺生即殺其父母兄弟也。況因果循環，自作自受。以殺報殺，展轉無端。緣是昔之，今之被殺者，非曩昔好殺者耶？嗚呼！今之世，何世乎？古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斯之謂歟？觀夫環球列國，莫不競演兵戈之慘劇，奮鬥爭强，愈趨愈烈，强食弱肉，任意戕殘，致使清淨之土，變爲修羅之場，以共演空前未有之慘劇，甚至朝生暮死，時刻傷亡，悽慘觸目，豈不悲哉！雖然，嗜殺者有因有緣，能貪爲因，所貪爲緣也。是故居上者貪王位，則殺而奪之；居下者貪口腹，則殺而食之。殺業重重，萌於殺心，今欲挽此劫運，非大慈悲實行戒殺，其道莫由。戒殺之道，務戒其心，心爲造業之本，本除則枝末安有哉！若心不戒殺，而求身不犯殺業，豈可得乎？語云：欲免世上刀兵劫，須要衆生斷食肉。苟不食肉，則心斷殺，心殺既斷，則身殺亦斷矣。是故在上不貪祿位，以免殺伐，在下不貪口腹，以免殺傷。則能治其天下而民獲安居；保其慈心而身家康泰。誠如是，詎惟身得其利，庶幾安斯民於仁壽之域。當今之世，科學昌明，利器繁興，荼毒蒸民，不可勝記。所謂不嗜殺人者，殆已罕見，況戒殺及于含識者？人貴於萬物，尚不能保其不見殺，矧不殺有情者乎？拔救之道在斷心殺，心殺既斷，身殺自除。普襃法界，實力奉行。

中國佛教學院圖書館徵求圖書

本院圖書館，爲便利學行，蒐求載籍。擬懇中外賢達，各方大德，頒贈瓊編，投贈資册。內典世籍，均所歡迎。由是究研窮，旁稽博覽，德業增進，胥此是賴。仁風義舉，厥功偉矣。謹啟。

（惠贈書者，請逕寄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中國佛教學院圖書館收）

內明與外道

遠化

問曰：內明與外道義別？吾謂彼爲外道，彼亦稱吾爲外道，將如何以判之耶？答曰吾所謂內，而謂彼爲外者：乃即於心之內外以斷之耳。心外取法，稱之爲外；內證現量，是故名內。非立門戶，崇己排人也。內證現量者：乃即圓妙第一義心。還此第一義心，則能了徹成就世間出世間及出世上上法之義。善依正諸法，自共二相，本皆無性，皆以無性之性第一義而建立。所謂眞俗不二，相即是性，法界洪然，萬法無不是功德性用，此第一義心，即洞法之原底，自他之如如，豈容有心建立，乃皆稱性起用，不動道場，而萬刹現身，隨用自在，是豈凡小管蠡可能思議哉。故楞伽經云：「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又曰「外道論惡見者，乃自心妄想見，不覺是自心所現。」由是觀之，內外之稱，非含混之論，乃有吾眞現量之第一義心，與彼相衡耳。又豈祇非佛法者謂爲外道，即內法人，而心外提摸者，亦並稱爲外道也。噫！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不懼哉。

本刊發行部啟事

敬啟者，訂閱本刊諸君來函更改住址，或查詢其他事項，務請將**訂單號碼**及姓名住址，用清筆書明。以利手續。○華中華南讀者，訂閱本刊，請直接向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匯款訂購。○直接向本社訂購，刊費只限聯銀券及印有河北字樣之鄭票。

如是
我聞

談「梁皇寶懺」

鑒妙

罪惡爲一切人類所不能免，一如喫飯穿衣爲一切人類所不能免的一樣；因人類本是感情動物，天生來就具有愛怜喜怒等複雜心理，既有好壞分別，自不免有去取的擇選，於是怜愛問題開始徘徊於他的腦中！尤其是由衣食而奔波，由幸福晏安的探求，使他不得不對家庭民族人我自他等錯縱觀念下下一周旋：由美好的事物的慮計而思加以獲得，由違逆的事物的忿懥而思加以排擠；自一日以到一月一年，自一月一年以到一生一世，而成就了他所謂惑業苦的總賬的成因。

不過罪惡與罪惡又大有不同，多少輕重之分在這裏是免不了的。罪惡之少者爲善人爲良民爲君子乃至爲聖賢，罪惡之多者爲地痞爲流氓爲小人乃至爲惡棍！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嬰孩的幼稚天眞，爲每個人所不能免，但一到了長大成人，則變成了賢不肖順然而差異的黑白面目了；岳武穆與秦檜，當他們在襁褓時，他們的父母決不敢斷定他們將來的一奸一良竟會懸殊到如此；由於境遇不同，

教育不同，家庭不同，而造成了他們的不同人格，所以罪惡雖為一切人類所不能免，而輕重多少之間的分別是不能不無的。

但人類這種造有的罪惡，不始於今生而始於無量生，不始於今世而始於無量世：由於花枝招展的六根引誘，乃使這心猿開始活躍！集之又集，越集越多，越多越集，乃造成這如念如戲的萬惡泉源，牢固不破的無明種子：境遇無盡，惡無盡，種子無盡，種子又生現行，現行又生種子，如像由苗生樹，由樹生苗一樣，原轉循環，乃至無窮。

懺罪即是對這無邊地過去世罪惡加以懺除，以佛力法力對他下一猛攻！

因今生的罪，縱然有也不見大，經過一懺悔，便能消除：唯有過去肉眼所不能見的罪，大如山，多如海，無量無邊，算數不盡，所以非得虔重舉行於某種儀式來掃蕩一翻不可。

「梁皇懺」就示給了我們這種超脫而重要的義意：懺文說：『或言精進奉戒，應得[illegible]在，而見短命；屠殺之人，應見促齡，而反延壽；清廉之士，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躓，而更豐饒！如此疑惑，人誰無念？而不知往業所因所致……』

又說：『心念口言，業障從無始生死已來，至於今日，未能得道，受此報身，於四事中，曾無捨離，貪嗔痴慢……
……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懺悔……』

可見他對於過去的罪是非常注意的。拜梁皇懺時能注意到這一點，才不致於棄大拾小哩！

× × × ×

梁皇懺的起因俗傳為武帝所作，因武帝有皇后郗氏，死後因妒心太大故變為蟒蛇，武帝因此作梁皇懺為他懺罪。案梁書郗后傳，郗氏死於齊永元元年，這時武帝方作雍州刺史，不能說妒嫉六宮。又南史郗后傳說：『化為龍，帝於露井上為殿記之。』若上生悄利，又何必在井上祭祀呢。可見這種傳說是宋人附會出來的。

梁皇懺原名慈悲道場懺法，為武帝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所撰，當時名為『梁經懺悔滅罪法』，共三卷。第一卷即現在的第一二兩卷，有六章；第二卷即現在的第三四五六卷，有四章，第三卷即現在的第七八九十卷，有五章。高僧傳釋寶唱傳說：『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方乃福被黔黎，歆茲厚德；但文散群部，難可備尋，下敕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梁經滅罪法在釋寶唱奉勅撰諸經律一百餘卷中都有，見大唐內典錄。

寶唱大師的梁皇懺，是撰纂輯錄成的，而不是完全的自已創作。其中採取最大成份的要數淨住子。皇懺重刻序說：『南朝齊武帝永平年間，竟陵文宣王子良蕭氏，撰淨住子成二十卷，分淨行法為三十門，未及流通，又罹變易。大梁天監，具德高僧，刪去繁蕪，撮其樞要，采摭眾經之妙語，改集十卷之悔文，總列四十品章，將及二千餘禮。』可見梁皇懺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淨住子的化身而已。

關於本懺的考據詳見周叔迦居士『釋家藝文提要』。

× × × ×

本懺共為六十三進，總禮佛一千六百七十六拜。

諸老將他判為方等時。隨聞錄說：「今之懺文，概取方等時中，大乘教典居多，如於華嚴會中，能入法界，乳味蠢發也……方等會中，聞法授記者，生酥蠢發也……今部當云生酥蠢發為教相也明矣。」

印光法師對此懺也有一點意見，他在慈悲道場隨聞錄序裏說：「帝亦時時迎容筆，發揮意致，惜帝未悉淨土法門！故於述成之時，郗氏特現天人妙莊嚴身，而為致謝，使帝詳知淨宗，則其夫人，當必使佛慈力，往生西方……後之禮懺者，悉當注意於回向往生，方幾究竟實益」。

四十二章經，宗鏡錄，高僧傳，梁皇懺……同時都被人認為富有佛教文學的威權代表者。他澎湃激蕩的文氣，清水般短小而簡練的詞章，沉痛的呼籲，如驚濤暴雷似的警人的逆耳忠言，無疑的已為沉默的佛教文學界發出萬丈光彩。『佛教文學』在廣泛的歷史界已占有極高的地位，同時也深被一般治佛學者所深切注意和愛戀著。然因義理上的佛教文學與詞章上的佛教文學已判然為二途，他們兩個不同得有如一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還是中學未畢業的學生的資格一樣。在兩三千年已前，佛陀已將超特出而特高的微妙佛理灌輸於人間，那時已在宗教擂臺上打出勝利的旗鼓，紅日般使露珠似的微渺的外道邪說同時感到消亡！迄今二千餘年，成功者的成績還是泰山北斗般高懸在雲霄之上，不感到絲毫損壞，所以義理上的佛教文學在文化界上數起來已是獨一無二過無不及了。以這種高超義理，在聰明者靈巧的筆下輕輕劃出，那能不文質並美呢？那能不獲得勝利的榮譽呢？

佛教徒應該到病院佈教

廣覺

疾病是多麼可咒咀的！世間從來沒有無病的人，人而患了病，精神肉體兩受斷損，這時候最需要的無疑便是醫藥與精神上的慰安。有地位與家產的病人，自然有醫生來照顧，可以住上等的房間，看護婦也能多來看幾趟，但是，有一般家境困難的，一到病院來住，因為金錢問題，往往使他精神越加苦痛。我未出家以前，有一年，因為我弟弟患病，曾每日兩次前往看護，在同一病房中，見有許多窮苦病人，在他失望眼睛中，可以看出如何羨慕有人去看病的病人啊！我當時很想過去安慰他，可是又覺得太不自然與冒昧，而使我腳步不前。

自我出家之後，研究佛理，就認識我們應該做的事，為人類謀幸福——當度衆生。說空話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做去，我以為佛教徒要想布教，最好的地點，無過於監獄與病院，而病院更為容易入手，因為人當病苦的時候，許言最易入耳；布教者恰好趁這時機，講論苦集滅道和十二因緣的道理，以通俗之語出之，自能使聽者領神會，然後再以經典暴點，依我想來，於病人精神上，是大有利益的。

我佛說過：「看病是第一福田。」衆生與我元是一體，衆生有病即我病，而況大乘境界，元以衆生為對像的，那正是我們行四攝法中布施愛語二攝法的時候啊！

我們應該不為「第一福田」故而往看病，應該無條件無希求而往看病，是行菩薩道的人，應該以一身而代衆生之苦，而況敢易行之「看病一怎學可以說做不到呢。至於前往看病的組織怎樣，愧我頭腦簡單，不能設計，這是有待於各寺中賢明長老，與當地各居士之籌劃的。末了，我希望此種幽證之早日實現！

廣覺作於病後

我們應該怎樣學佛

達化

我們爲什麼要學習佛學？因爲他對於自己及人類生活有直接的利益。人生之順逆，幾盡在其對於環境關係如何。如能不爲環境所勝，而能利而用之，則取之無盡藏。學習佛學，不僅有直接的實利，並且能幫助我們解釋環境，認識環境，使我們得到一種正當的宇宙觀。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佔據了無邊無際的空間裡的一個小地縫，經過了無窮無盡的時間裡的一小時光；在那空間時間的一切法裡，浮沉了一世，眞像在大海洋裡漂着一隻小船。這個海洋，佛經叫他「法海。」這法海既是這樣的深廣，我們的小小力量，怎樣能夠對付這個廣大複雜的環境呢？我們要在「法海」裡面過日子，我們總要曉得「法海」的狀況，總要能夠運用「法海」的環境，我們才可以作驚濤風浪中的砥柱，才可以自在出入，永久生存，使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底，就是佛學。

我們如何學佛學，才能夠洞澈其奧，瞭達無礙呢？一切學問，都依照學者的程度，由淺至深，循序漸進，佛學既是一種學問，當然不能例外，所以學習佛學，大略爲三個步驟：

學習佛學的第一步，是要在「法海」裏面辨明善惡。就是那樣法是善的，那樣法是惡的分別。這種分別，不僅佛教裏面有。不過佛學裏面能夠明白的立出一個確實的標準來。

五戒十善，是佛法中的人天乘。換句話說，就是人間佛教的要素。五戒十善是什麼呢？有怎樣的功能呢？這先要說明五戒十善的內容，然後再來研究它所給與人們的利益。

五戒是不殺生，不偸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五條戒，是親近三寶而敬護法利生的事業的男女居士，所應受持的律儀。所以說他是「近事律儀」。不與取便是偸盜。欲邪行便是邪淫。

十善是對十惡而言的。四十二章經說：「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等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貪瞋痴。是爲十惡行。是惡若止，名十善行耳。」照這樣說來，善的標準，身能夠不殺不盜不邪淫，口能夠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意能夠不貪不瞋不痴，是爲三門的十善。翻轉來就是惡的標準，殺生偸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欲瞋恚愚痴。但這還屬於十善十惡的範圍。另外還有行善，就是說身口意三業方面，不但要止息諸惡，更須要衆善奉行。不殺若能放生，不盜若能布施，不淫若能梵行，不妄語若能誠實語，不綺語若能質直語，不兩舌若能和諍語，不惡口若能柔軟語，不貪若能不淨觀，不瞋若能慈悲觀，不痴若能因緣觀，這才算是十善。依此善惡的標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爲第一步的學佛。

復次，十善是從身口意三業方便說的。意業是思想，口業是言論，身業是行爲。人們的思想爲物欲所蔽，便不明是非，不知因果——痴。對於色聲香味觸種種的物質，貪

來無厭——貪。見到別人的物質享受超過自己，便懷嫉妒——嫉。由嫉妒而瞋恚——瞋，這樣思想的結晶體，便是貪瞋痴。由貪瞋痴的思想表現到口業方面。便是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表現到行爲方面，便是殺盜淫。

世界的戰爭，其原動力是貪。階級鬥爭，其原動力是瞋。而貪瞋的根本只是痴。擬人的理論和主義是妄言。無聊的文人寫言情小說和情歌之類是綺語。政客撥弄是非是兩舌。對於任何學說不研究而妄肆漫罵是惡口。慘無人道的國際戰爭是殺。綁票勒贖邪戀强奸是盜淫。這皆是牽牟大者。憤世嫉俗的人，說現社會是萬惡，並不是無因的。但萬惡皆不出於這十惡。對治這十惡的方法只有十善。止息十惡，已足使社會改觀；何況更能有正當的信仰，慈悲喜捨的互助，誠實質直柔軟和平，修不淨觀而梵行，布施放生愛人及物呢？

受持五戒十善的人，處家庭隣里，必能明於廉義，孝事父母，以信待友，以和接物。要是爲國家社會去服務，也必能廉潔持身，忠於職守，仁民愛物，有恥有羞。舉凡所有的美德，無不能一一見諸實行。

學習佛學的第二步：是要在「法海」裏面識得利害。就是那樣法是有利的，那樣法是有害的分別。這種分別，也不止佛敎裏面有，但是佛學裏面却能徹底的立一個利害的界說來。怎樣叫做利？自他俱樂或自苦他樂的叫做利。先後俱樂或先苦後樂的叫做利。怎樣叫做害？自樂他苦或自他俱苦的叫做害。先樂後苦或先後俱苦的叫做害。這是佛學上所講利害的略辨。是爲第二步的學佛。

學習佛學的第三步，是要在「法海」裏面知道法的有道理和沒道理的分別。就是法的是和非的差別。這種學問，也不僅佛敎裏面有。不過佛學裏面對於法的是非，卻有一個顚撲不破的判斷。因爲他能够建立出真實的道理來，做爲是非的標準。究竟這是非標準的道理是怎樣的呢？扼要的就是因果的道理。

這「因果」的道理，造業是因，受報是果。譬如春天耕種，秋天收穫，時間雖不同，得果是決定的。還要知道，因爲造業的力量有大小强弱的不同，所以得報也有遲速的差別，中間還要看助緣的情形，以定得報的增減；所以有現世來世後世報的不同。又有重報改作輕報，輕報改做重報的不定，情形甚是複雜。所以腦筋簡單的人，不信因果，是非不明，便要走入危險的歧途，吃了大虧。聰明的人把這因果的道理研究明白，他的處世立身，便有把握。好像走康莊大道，自在無碍。

以上是略說如何學佛學的方法和次第，我們若能於此眞實的信解奉行，再進而研究「空假中」和「唯識唯心」的道理。自然對於宇宙人生有深切的認識。解釋環境，認識環境，得到一種正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本刊歡迎投稿，批評，訂閱，介紹。

念珠

慎森

念珠底名義——所謂念珠，即稱三寶名時持以記數底珠子。故又云數珠。梵名「鉢塞莫」。是引接下根 定課修業的一種工具。就其功力來說，無論是上根 或中下根，凡是初學佛法者，皆宜持之 以增進道心；長養福德。

念珠底體質——一切器世間都由過去福罪二業的感現。所以用數珠也因其福德底厚薄，而有珠質優劣的差別。

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云：「如是若用鐵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五倍。若用赤銅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十倍。若用真珠珊瑚等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百倍。若用木槵子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千倍。若求往生諸佛淨土及天宮者，應受此珠。若用蓮子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萬倍。若用因陀囉佉叉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百萬倍。若用烏嚧陀佉叉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千萬倍。若用水精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萬萬倍。若用菩提子為數珠者，或用掐念，或但手持此珠，不能依法誦佛名，算數難可校量。諸善男子，若復有人，手持此珠，不能依法念誦佛名，及陀羅尼，此善男子，但能手持隨身，行住坐臥，所出言語，若善若惡，斯由此人，以持菩提子故，得福等同。如念諸佛誦咒無異，得福無量。」

我們從這一篇經文裏看來，在各種珠質之中，唯持菩提子之福德，最為殊勝，不可思議。

何以持菩提子數珠，福德殊勝？說經復云：「諸善男子，以何因緣，我今獨讚菩提子，猶為最勝？諸人善聽：我為汝等寶說：昔日過去有佛，出現於世，在此樹下，成等正覺時，一外道，信邪倒見，毀謗三寶，彼有一男，忽被非人打殺，外道念言，我今邪歸，法壽諸見，有何神力，如來既是在此樹下，成等正覺，若佛是聖，當墮有惡，即終亡子，臥菩提樹下，作如是言，佛樹若聖，我子必當，以經七日，誦爾佛名，其子即得成群。外道讚言：諸佛神力，我未曾見，佛成道樹，現此希奇，莫大威德，不可思議。諸外道等，悉皆捨邪歸正。相共發菩提心。」

可知持菩提子之福德，超越各種數珠，所以我們持用念珠，不可不將的一下。

念珠底數目——珠數之多寡，諸經所載不一。（陀羅尼集經卷二云：「其數皆滿一百八珠，或五十四，或四十二，或二十一，亦得中用。」金剛頂瑜伽念誦經云：「念珠分別有四種：上品最勝及中下，一千八十以為上，一百八珠為最勝，五十四珠以為中，二十七珠為下類。」）其餘諸經所載，不勝枚舉。然綜各經與所載，念珠的數目，不過七種數目不同，皆有所表。

（一）一千八十顆：表十法界中，各有一百八。故湊成一千八十。

（二）百零八顆：表百八煩惱，或百八然，及百八三昧。

（三）五十四顆：表本有底五十四位，與修生底五十四位。

（四）四十二顆：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等覺究竟地底四十二位。

（五）二十七顆：表聲聞乘底二十七賢聖。

（六）二十一顆：表本有底十地，與修生底十地，及佛果位。

（七）十四顆：表仁王經上所說底十四忍位。

除了上面七種不同的數目底表示，尚有古來念佛宗，襲用底三十六珠。與禪門下所用底十八珠。惟用意所在，未能悉知。今所通用者，大都是百零八顆的，同十八顆的。前者所表，已如上述。後者雖無所表，但攜便潔帶。故此兩種，應為普及。

（完）

佛學答問

答王智同居士問　最上雲青室

問：華嚴云：一切學人應修方便三昧。不知方便三昧，應如何修習？

答：三昧爲梵文，此云等持。即是平等持心。凡以一事或一理使心繫念於此，相續不斷者，即是三昧。修法甚多，難以言述。

問：嘗閱貴刊第八期載大滿居士「讀華嚴經」。但華嚴卷軼甚繁，倘讀此經，宜讀全部耶？抑擇讀一分耶？

答：華嚴經應全部讀誦。

問：華嚴深奧，不易領會，以從何經入手，爲最相宜？

答：佛經無淺深之分，要在熟讀心領神會，更須參看古人注解。

問：華嚴注解，何者最佳？

答：初讀華嚴，以華嚴綱要爲適宜。

問：或謂華嚴係禪宗，依自力。不如依佛力往生爲易，然否？

答：華嚴並非禪宗。華嚴經最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導歸極樂，尤爲普淨土之要點。

問：云何彌陀即是遮那？究竟是一是二？釋迦云：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是彌陀成佛在釋迦先也。何以華嚴經又云：十方成佛始終不離刹那際？是同時也。祈詳示。

答：華嚴圓宗須知時間空間之相攝互融之理。不可以世間彼此一異之分別測量也。學佛須得人指點，其名相尤須人說明。閣下自己修學，恐難進益。最好入佛學院切實研究。

佛教界消息

中國佛教學院

舉行二週年紀念慶祝大會

北京德內甘水橋中國佛教學院，自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成立以來，已屆兩載。在院長周叔迦居士主持之下，計已有所科學生三班。成績斐然，聲譽隆起。該院特於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在瑞應寺本院舉行成立二週年紀念慶祝大會。到有常準長代表，各佛教團體來賓及該院全體教職員學生百餘人。首由院長率領全體至大殿禮佛上香，合唱校歌。禮全體攝影留念，旋即全體集合於大禮堂，由院長致辭，報告該院成立二年來院務發展過程及慶祝意義，常準長代表致訓辭，全朗老和尚致祝辭。對該院學生均勉勉有加。最後由院長致答辭。至五時始盡歡而散云。

常福老和尚近訊

紅螺山退居常福老和尚，道行高潔，為內同欽。平素常以詩宣爲法養。該老和尚以中國佛教學院，成立以來，成績斐然，發以偈頌之。茲將偈語錄左：

中實己意決定志，道臻老善固本根。
同修止觀實精進，融通事理去迷昏。
國粹僧資衆榜樣，法興居上爲助因。
公施四緣作外護，平治三業僅日新。
佛果菩提全有分，慈悲喜捨承自心。
廣發宏願永不退，大乘智種契法身。

教育三藏院護宜，義重一念彌陀會。
業利羣倫獨攝受，通因難果供光陰。
學成調御行不等，古德善並覺良溫。
途寶如來諸方便，令效世斧梅乾坤。
院網究率居補處，復化人天將究親。
全教此生生安發，能自誠信信證眞。

謹頌

中國佛教學院全體大衆知識

南京毗盧佛學院招生

南京中山東路逸仙橋毗盧寺佛學院以原定學額，向缺十名，特再招收年在十六歲至二十五歲之出家比丘十名。凡曾在高小畢業或各佛學院修學一二年以上者，經諸方大德介紹保證，均可前往應考。錄取後入院肄業者，學膳宿等費一概免收，並略補助書籍費。

佛教同願會將籌設保定分會

北京佛教同願會各地分會，已先後成立。保定地處要衛，人文薈萃。頃佛教同願會以該地分會，尚付闕如。特函請河北省附，推鑒當地佛教名流，從事籌備保定分會，以便早日實現，共弘法化云。

法源寺啓建大般若法會

北京宣外法源寺退居梵月，住持天文，爲消災祈福，超度亡魂。特發起修建大般若波羅蜜集福消災普度道場一百二十日。自夏曆二月十九日（陽曆四月四日）爲始，至夏曆六月十九日止。并設放瑜伽津濟燄口云。

北京佛教會 北京佛教同願會 舉行誦經追悼會

北京佛教會，佛教同願會，爲追悼亡靈，定於三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廣濟寺，舉行誦經追悼大會。並請各寺僧衆，屆時參加誦經一日，以資超度云。

拈花寺啓建水陸道場

北京拈花寺住持寬源，依水陸儀軌，在寺啓建宋姓水陸道場一壇，恭請全朗老和尚主壇，已於三月十六日灑壇，十七日起期，二十三日圓滿云。

海會寺貧兒院遷移新址

北京朝外海會寺貧兒院，院長印智，以該院樂隊應事[illegible]，爲便於籌公起見，特於前日將該院遂移宣內前王公廠石駙吉祥寺，照常授課云。

天津功德林啓建佛七

天津佛教功德林，以戰禍頻仍，災劫浩大，爲[illegible]，特請慈舟老法師，於三月九日起期，[illegible]上午開示，下午講演阿彌陀經，又期內舉行放生，上七爲圓滿後，傳授三皈五戒云。

新京般若寺將傳戒

新京護國般若寺，住持善果，爲滿四衆之宏願，擬於今春傳授大戒，現正向各方連絡進行中，但[illegible]期，尚難預定云。

蔚縣東劉家莊淨業社啓建佛七

蔚縣東劉家莊[illegible]佛教淨業社，自去年春初成立後，[illegible]每日朝暮集衆念佛，[illegible]並附近各村[illegible]。[illegible]在寺啓建佛七[illegible]。

次作法，規約莊嚴，開示詳要。入宗佛上，皆發精進心云。（各地佛教大德，代智通[illegible]）[illegible]行慈悲折宗者敬講[illegible]，[illegible]品解馮及龍爲講）

白溝河悟眞寺今春傳戒

河北容城縣白溝河悟眞寺今春傳戒，夏歷三月初五日開堂，四月初八日圓滿，期內講授全部律儀，成就七衣法師，自備（細則[illegible]）五十二元衣，凡求戒者，須先來寺掛號，[illegible]以免臨時倉促云。

河北武清縣艾蒲莊創建極樂寺之緣起

河北武清縣艾蒲莊，地當衝要，村民同皆敬依佛法者，不只五六百名。惟廟宇缺如，殊爲遺憾。[illegible]

最上雲音室編著典籍

[illegible]出版

- 法華經安樂行義記　一册　壹元五角
- 流佛形像經疏　一册　壹元五角
- 藥師如來本願經疏　一册　壹元五角
- 阿彌陀經義疏　一册　壹元五角
- 華嚴四十二字觀義証　一册　五角
- 決定毘尼經疏　一册　五角
- 唯識研究（缺）
- 因明新例　一册　四角
- 新唯識三論判　一册　壹元二角
- 宏明文選　二册　四元八角
- 牟子叢殘（缺）
- 淨業正因　各一册　初集叁角　二集叁角　三集叁角　四集八角
- 中國佛學史（缺）
- 佛學程序集（缺）
- 菩薩戒儀紀集　一册　壹元另五分
-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詳註　一套　壹元五角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四九號　佛學書局代售

本刊鳴謝

茲承　各方大德　惠助印費謹佈
芳名藉申謝意　（以收到先後爲序）

寶林和尚（聖安寺）	伍元
超貴和尚	貳元
錢志慈居士	拾元
生雲和尚	貳元
桂一山居士	貳拾元
馮春生居士	貳元

本刊徵求基本讀者一萬戶

（一）本刊是各大學哲學系，文學系，史學系的參考資料。
（二）本刊是一般中學生的課外正當讀物。
（三）各學術團體，文化機關，均宜訂購本刊。
（四）一般人士訂閱本刊，可以得到高尚的修養。

歡迎訂閱，歡迎介紹。

佛學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
電話　四局　〇六七六號

代售處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單北大街　知行書店
上海愚園路　上海佛學書局	北京琉璃廠　富晉書社古書店
北京東城大佛寺內　庚申佛經流通處	北京隆福寺街　修文堂書店
北京宣外大街　北京中央刻經院	北京打磨廠東口內　瑞文書局
北京東安市場　佩文齋書店	北京地安門外大街　鴻寶書局

價目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預定	半年　六冊	大洋六角
	全年　十二冊	大洋壹元
	（郵費在內）	

注意：
（一）訂款郵票代洋，只限印有河北字樣之郵票。
（二）華中華南訂者，請逕向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訂閱。
（三）訂戶如有更改住址或查詢其他事項，須寫明訂戶號碼。

內務總署登記證警政字第三十三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